

“小张”与“老张”

张大文

有一天,我忽发奇想,便对十三岁的孙子说:“今后我们俩只要在一起,你叫我‘小张’,我叫你‘老张’,好吗?”他一脸意外、新奇、有趣、为难,却还是重重地点头;听到我一声“老张”,便咯咯地大笑,又跃跃欲试,却“小小……”地“小”个不停,终于吐出一个“小张”来,又笑作一团,滚到床底下去了。

后来,他爸妈离婚了;他由妈妈抚养,住到外公家去了。我还是每天放学去接他。第一天,他正在十字路口等红灯,一边同小朋友打趣谈笑。突然他看到我的身影,便顺下眼,一脸淡漠、孤单、消瘦、消瘦,嘴唇欲张又闭;平时一个心心念念的我的孙子,一下变成了陌路人了,我心如刀割!便跟着他走过人行横道线,在车站边,叫住他,一起坐在绿化带的长椅上,同他撮要谈起我自己的孤苦的童年生涯,抚摩着他的双肩,同情他,激励他。见他脸上漾起天真、活泼、童稚、清朗的神色,又要他赶紧乘车回家,免得外公外婆记挂、担心。

我看着他背上书包的、走开去的、稚嫩的双肩,无意中叫了一声“老张”。他一回头,一转身,急速地冲我跑来,用尽全身气力高喊一声:“小张爷爷!”

我张开双臂,把他搂在怀里,紧紧地,紧紧地,双眼顿时模糊了。

他是由他妈妈再嫁过来时双手抱着进的门,那时他才三岁。我非常喜欢他。

不知你有没有发觉,在我们身边的菜场越来越美了,有的甚至成为了打卡的热点。人们关注菜场,不仅是为了守护我们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更是为了打造生活品质的标杆。

据史料,上海最早菜场是“宁海东路菜场”,这是它的官名,坊间都叫它“菜市街”。这个马路菜场创始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当时有两

个外国地产商拉波尔德里和汉璧礼,看到洋泾浜旁有几家鸡行和肉铺以及流动的小贩,便想在法租界仿照欧洲的样子,设立专门的菜场,他们向法租界公董局提交了申请,很快获得批准。于是这两人便在洋泾浜南岸的空地上搭起大棚,命名为“中央菜场”,这就形成了上海最早菜场。不久,商贩们沿着宁兴街(今宁海东路)设摊,从磨坊街(今盛泽路)到周泾(今西藏南路),设置了1200多个摊、店。“菜市街”由此而来,它开启了上海滩菜场史。

上海也是我国最早出现室内菜场的城市,它与马路菜场相比,更有岁月记忆,清光绪五年(1879年),英租界工部局在南京路盆汤弄搭建了一个室内菜场,因铁皮屋顶,人们便称之为“铁房子菜场”。到了上世纪初,铁房子菜场地皮被犹太人哈同买下,工部局重新在福州路浙江中路路口建造了一个新菜场,于1930年竣工。这个占地2300平方米4层楼的大楼式建筑,就成了“福州路菜市场”。这里一度是上海名气最响的室内

有一天,我忽发奇想,便对十三岁的孙子说:“今后我们俩只要在一起,你叫我‘小张’,我叫你‘老张’,好吗?”他一脸意外、新奇、有趣、为难,却还是重重地点头;听到我一声“老张”,便咯咯地大笑,又跃跃欲试,却“小小……”地“小”个不停,终于吐出一个“小张”来,又笑作一团,滚到床底下去了。

后来,他爸妈离婚了;他由妈妈抚养,住到外公家去了。我还是每天放学去接他。第一天,他正在十字路口等红灯,一边同小朋友打趣谈笑。突然他看到我的身影,便顺下眼,一脸淡漠、孤单、消瘦、消瘦,嘴唇欲张又闭;平时一个心心念念的我的孙子,一下变成了陌路人了,我心如刀割!便跟着他走过人行横道线,在车站边,叫住他,一起坐在绿化带的长椅上,同他撮要谈起我自己的孤苦的童年生涯,抚摩着他的双肩,同情他,激励他。见他脸上漾起天真、活泼、童稚、清朗的神色,又要他赶紧乘车回家,免得外公外婆记挂、担心。

我看着他背上书包的、走开去的、稚嫩的双肩,无意中叫了一声“老张”。他一回头,一转身,急速地冲我跑来,用尽全身气力高喊一声:“小张爷爷!”

我张开双臂,把他搂在怀里,紧紧地,紧紧地,双眼顿时模糊了。

他是由他妈妈再嫁过来时双手抱着进的门,那时他才三岁。我非常喜欢他。

不知你有没有发觉,在我们身边的菜场越来越美了,有的甚至成为了打卡的热点。人们关注菜场,不仅是为了守护我们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更是为了打造生活品质的标杆。

据史料,上海最早菜场是“宁海东路菜场”,这是它的官名,坊间都叫它“菜市街”。这个马路菜场创始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当时有两

个外国地产商拉波尔德里和汉璧礼,看到洋泾浜旁有几家鸡行和肉铺以及流动的小贩,便想在法租界仿照欧洲的样子,设立专门的菜场,他们向法租界公董局提交了申请,很快获得批准。于是这两人便在洋泾浜南岸的空地上搭起大棚,命名为“中央菜场”,这就形成了上海最早菜场。不久,商贩们沿着宁兴街(今宁海东路)设摊,从磨坊街(今盛泽路)到周泾(今西藏南路),设置了1200多个摊、店。“菜市街”由此而来,它开启了上海滩菜场史。

上海也是我国最早出现室内菜场的城市,它与马路菜场相比,更有岁月记忆,清光绪五年(1879年),英租界工部局在南京路盆汤弄搭建了一个室内菜场,因铁皮屋顶,人们便称之为“铁房子菜场”。到了上世纪初,铁房子菜场地皮被犹太人哈同买下,工部局重新在福州路浙江中路路口建造了一个新菜场,于1930年竣工。这个占地2300平方米4层楼的大楼式建筑,就成了“福州路菜市场”。这里一度是上海名气最响的室内

顺理成章照单全收了。再说吸氧后,的确成绩也不错,就更加强化了心理暗示。这个心理暗示甚至蔓延到擂台赛工作班子,大家不约而同认为,聂卫平出场,准备好氧气瓶是必需的。

说到氧气瓶,不少人会自然而然想到医用氧气瓶,那种炸弹似的立在病房里面的钢瓶,大约容积有40或50升的样子。先人为主的印象使一些善良纯真的“吃瓜”群众充满了同情,认为聂卫平都病成那样了,还要参加如此重大的国际比赛,简直是……

为解释真相,我暗暗设计在主流媒体上予以澄清。1985年11月20日是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主将决赛,聂卫平对战藤泽秀行。中央电视台开了围棋比赛现场直播的先河。我一看机会来了,就在讲棋直播现场刻意展示了聂卫平实际使用的便携式氧气瓶。自认为还挺细心的,展示时特意将商标朝里,不让观众看见。不料,也就一两分钟之后,传来了现场导播严厉的禁令:主持人立刻停止做广告!原来我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做“软广告”,在电视节目中属于严禁之列。对于我的呵斥理所当然,没有丝毫冤枉。幸亏我的主观动机还算说得过去,没被深究。

记得有一年,吸氧问题还上了两会。有代表提案道,围棋比赛中吸氧,其性质类同于体育比赛使用兴奋剂,同样应予禁止。最起码涉嫌不公平竞争。按惯例,提案交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回答或处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就责成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办理。最终由我们围棋部出台“代拟稿”。我们首先感谢该代表对于围棋事业的关心。认为吸氧的初衷在于保障体弱棋手的健康。

这个人来到这座城市,绕着这栋高楼转了一圈又一圈。他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一会仰头望向楼顶,一会低头注视墙脚。似在寻找什么,又不像要寻找什么。保安走过来,面对这个可疑的人,问:你要找谁?他说没有找谁,只是来看看这栋楼。又说,它是我40年前建的。年轻的保安,惊奇地望着这位年及七旬的老人,老人脸上纵横交错的老渠里盛满了欣慰。一种掩盖不住的得意。一种似有似无的得意。年轻人不知道,这位老人几十年建过多少高楼,走过多少城市。只有这位退休的高级建造师,自己才明白心中装着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信念的重要,才能享受从不偷工减料、从不以次充好的信条带来的欢欣。这栋楼,只不过是又一个验证;只不过是它漫漫长途中的一座里程碑。年轻的保安惊喜地认识到,这栋楼竟是质量的标志。

看着眼前的老人,觉得——他也是一个标志。

进入耄耋之年,我已很少去影院观影。日前听友人说,如今“银发早场”回归了,不只是个别影院的少数场次,而是全市16个区的30家电影院共同举办,在每周三的上午安排专场,优待60周岁以上老人花10元钱在影院观看一部影片。为此,还郑重地在报纸上公布了这些影院的名单和地址、电话,真是满腔热情,诚心诚意,给我们这些“银发族”送来了温情暖意。

后来从媒体报道的消息知道,在市电影局指导下,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正在举办“银发观影,银幕同行”系列活动,要进一步提升上海市300家电影院的“适老化”服务,受惠的老人们不仅有花10元钱看一场电影的“早场”优待,而且在各家影院的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的18点前,凭有效证件都可购买单张不高于39.9元优惠电影票,这项优惠活动在上海全市将长期有效。看来,有关方面确实做了周密考虑,而且是在实践中有效地落实了下来。

这确实是件好事,只希望好事越办越好。记得多年前,笔者已经历过这类早场,感谢之外,也发现有所不足。如排片的内容,多是戏曲片,如今范围大了,能否安排得更丰富多彩一些?又如接待,记得有一次去得早了些,外面又下着雨,但就不放我们这些观众进门。可能影院方面缺乏准备,但无论如何总欠周到,有悖敬老的精神。现在老人数量增多,需人陪伴者不少,如何安排这些陪伴者,或另购票,或辟一空间安置,都希望

如果棋手在比赛中吸氧后,形成了不正常的兴奋灶,从而明显左右了棋局的进程,那就应当通过法治手段予以禁止。但是目前为止并无明确的证据。所以国际上尚未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吸氧提案就此告一段落,没有进一步发酵。

实际上,聂卫平全盛时代赢棋,靠的是棋力加精神力。吸氧作为某种特殊的心理暗示,可谓锦上添花。后来当聂卫平战绩出现滑坡倾向,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聂卫平就不提此事了。还必须补充一点,聂卫平需要吸氧的年代,航空安检并不特别严格。要是放到现在,恐怕根本就带不上飞机了。毕竟氧气瓶属于易燃易爆物品。

这个人来到这座城市,绕着这栋高楼转了一圈又一圈。他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一会仰头望向楼顶,一会低头注视墙脚。似在寻找什么,又不像要寻找什么。保安走过来,面对这个可疑的人,问:你要找谁?他说没有找谁,只是来看看这栋楼。又说,它是我40年前建的。年轻的保安,惊奇地望着这位年及七旬的老人,老人脸上纵横交错的老渠里盛满了欣慰。一种掩盖不住的得意。一种似有似无的得意。年轻人不知道,这位老人几十年建过多少高楼,走过多少城市。只有这位退休的高级建造师,自己才明白心中装着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信念的重要,才能享受从不偷工减料、从不以次充好的信条带来的欢欣。这栋楼,只不过是又一个验证;只不过是它漫漫长途中的一座里程碑。年轻的保安惊喜地认识到,这栋楼竟是质量的标志。

看着眼前的老人,觉得——他也是一个标志。

有妥善的做法。

敬老是全社会的事,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空间。一些超市、商店、饭店能否像影院开放专场一样安排一些敬老的“专柜”“专柜”或“专区”?一些敬老的“专柜”“专柜”或“专区”?一些敬老的“专柜”“专柜”或“专区”?一些敬老的“专柜”“专柜”或“专区”?一些敬老的“专柜”“专柜”或“专区”?

落实,这些优待措施也就形同虚设了。一个社会,群体是多种多样的,不少群体都会有特殊需求,要求予以关注。老人群体要求“敬”,幼儿群体要求“爱”,希望各方面都能做些好事。在对残疾人集体的关心方面,上海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还不够。譬如,对视障人员,为他们配制“有声电影”已坚持多年,颇有成效,有些视障人士自己也参加了配音等工作,值得肯定。但从全社会来看,有些好事还必须各行各业共同努力才能办好。如各条马路的人行道上设置供视障人士专用的“盲道”,常常会遭到障碍甚至遭到破坏,实在十分可惜可恼,这就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改变局面,否则,好事可就变成坏事了。

总之,时时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时时关注社会各类群体的特殊需求并予以帮助,“银发早场”这类好事定能越办越多,越办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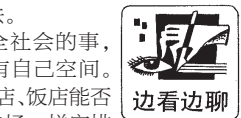
早晨七点,出门去。昨天阳光灿烂,想不到此刻老天爷翻脸,铁闸外一片迷蒙,雨声细密。回屋里拿伞这念头压根儿没有,径直走进雨中。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雅举。天色暧昧,日落大道上不多的车子,轮胎因路面湿滑减少摩擦,顿时轻巧起来。绿化带上的群鸟噤声,是不是不忍啄破雨帘?

如何形容看得烂熟的风景?秦观词中的一句——

“无边丝雨细如愁”冒上心头。愁必细吗?这等譬喻随意性大得很。“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也是秦观写的。不过,雨点从白发流下,滋润头皮之际,我只认可前者。与细雨配对的愁,只合以“轻”来形容。它茫茫无际,上中学的年代,一次,我在两旁栽满紫荆树的小街漫步。先是微风,紫色花瓣簌簌地旋转,起落,风渐大,花成了雨网,伴着幽幽的香。我站着不动,听任花落在黑发上,落在瘦削的肩膀,心里满得要溢的就是它。近似伤感,为了浩大的艳丽瞬间落尽。它又无法确指,想哭,但没理由。常言道,少女情怀总是诗。这“情怀”必包含细雨营造的意象,比如她无端流泪,叹息,向一个方向凝眸,却不是看。戴望舒的《雨巷》,油纸伞下的姑娘,就是它的化身。我打开车门,走进驾驶室。头、脸和夹克都湿漉漉。凉得好舒泰!车行在日落大道。被雨网兜住的绿化带,不动声色地绿着。我继续探讨细雨,终于省悟,它的境界,在东方美学可以“蕴藉”名之。若即若离,若有若无,教人茫然、怅然,心头隐然产生预感,将有什么事发生。然而,一切终究是老样子。

元稹的《离思》有句:“水晶帘下看梳头”,可算“蕴藉”的贴切演绎。雨是天地之间的帘。梳头者,当然不是我等只有稀疏白发的糟老头,而是明眸皓齿的美人。此刻当然看不到。前面一位女子拿着伞疾步走过斑马线,哪有工夫理会头发?一转念,以物代替何妨?路过一个菜园,把车子停下,让雨刮器左右拨动,如老奶奶手里的葵扇。放下侧窗。想必是中国来的老农妇的杰作,满垄是菜。雨是篦,把笔直的香茅和微弯的韭菜理得娇滴滴。雨是梳,将篱笆上的雪豆和豆角理得得意洋洋。纵目望去,夜与白天交接的间隙,所有植物的色彩、光影与姿态,无不极尽绰约之能事。王国维尝论“隔”与“不隔”,此刻无暇体悟,只陶醉于感觉。

没有进入“蕴藉”太久了。雨丝飘进车内,把沾在唇上的几滴品品,如薄荷口香糖。被细雨密密缝起来的柏油马路,变为黑缎。街灯迷离,极目处变为一滴蜡烛的泪。我的眼睛一热,闭上睁开,是泪?是雨?不管了,反正心里的酸楚带着蜂蜜的味道。几乎已忘却人生居然有这样一种情调。活了这么多岁数,岂能无愁?然而,人们从中年起,蕴藉的愁绪从广漠、飘忽变得实在,痒变为痛,却无关风月。比如失业,比如疾病,比如女儿在远地上大一,打电话又不接。这一类愁和细雨催生的愁没得比,更不必说孟子所称的“终身之忧”,因为欠缺诗意。原来,蕴藉的愁绪只属于青春的某一段。比如初恋行将开始,你暗暗恋慕一个姑娘,却羞怯无比,连招呼也不敢打。今天侥幸得到重温的机会,怎能不感谢雨丝呢!



把好事办多,办好!

——从“银发早场”谈起
过传忠

落实,这些优待措施也就形同虚设了。一个社会,群体是多种多样的,不少群体都会有特殊需求,要求予以关注。老人群体要求“敬”,幼儿群体要求“爱”,希望各方面都能做些好事。在对残疾人集体的关心方面,上海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还不够。譬如,对视障人员,为他们配制“有声电影”已坚持多年,颇有成效,有些视障人士自己也参加了配音等工作,值得肯定。但从全社会来看,有些好事还必须各行各业共同努力才能办好。如各条马路的人行道上设置供视障人士专用的“盲道”,常常会遭到障碍甚至遭到破坏,实在十分可惜可恼,这就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改变局面,否则,好事可就变成坏事了。

总之,时时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时时关注社会各类群体的特殊需求并予以帮助,“银发早场”这类好事定能越办越多,越办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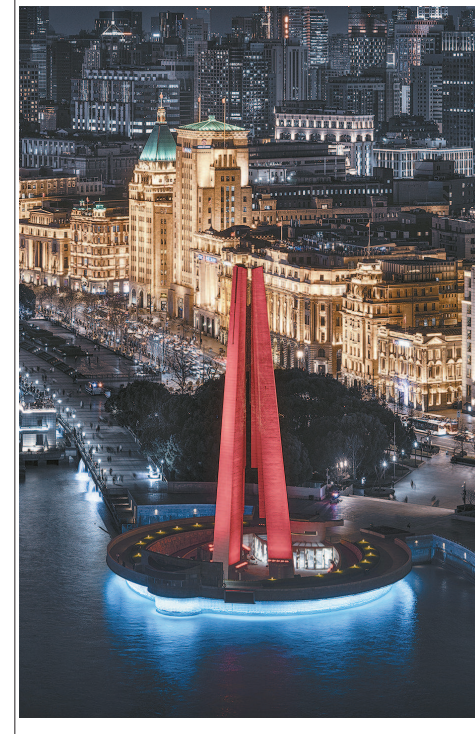
早晨七点,出门去。昨天阳光灿烂,想不到此刻老天爷翻脸,铁闸外一片迷蒙,雨声细密。回屋里拿伞这念头压根儿没有,径直走进雨中。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雅举。天色暧昧,日落大道上不多的车子,轮胎因路面湿滑减少摩擦,顿时轻巧起来。绿化带上的群鸟噤声,是不是不忍啄破雨帘?

如何形容看得烂熟的风景?秦观词中的一句——

“无边丝雨细如愁”冒上心头。愁必细吗?这等譬喻随意性大得很。“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也是秦观写的。不过,雨点从白发流下,滋润头皮之际,我只认可前者。与细雨配对的愁,只合以“轻”来形容。它茫茫无际,上中学的年代,一次,我在两旁栽满紫荆树的小街漫步。先是微风,紫色花瓣簌簌地旋转,起落,风渐大,花成了雨网,伴着幽幽的香。我站着不动,听任花落在黑发上,落在瘦削的肩膀,心里满得要溢的就是它。近似伤感,为了浩大的艳丽瞬间落尽。它又无法确指,想哭,但没理由。常言道,少女情怀总是诗。这“情怀”必包含细雨营造的意象,比如她无端流泪,叹息,向一个方向凝眸,却不是看。戴望舒的《雨巷》,油纸伞下的姑娘,就是它的化身。我打开车门,走进驾驶室。头、脸和夹克都湿漉漉。凉得好舒泰!车行在日落大道。被雨网兜住的绿化带,不动声色地绿着。我继续探讨细雨,终于省悟,它的境界,在东方美学可以“蕴藉”名之。若即若离,若有若无,教人茫然、怅然,心头隐然产生预感,将有什么事发生。然而,一切终究是老样子。

元稹的《离思》有句:“水晶帘下看梳头”,可算“蕴藉”的贴切演绎。雨是天地之间的帘。梳头者,当然不是我等只有稀疏白发的糟老头,而是明眸皓齿的美人。此刻当然看不到。前面一位女子拿着伞疾步走过斑马线,哪有工夫理会头发?一转念,以物代替何妨?路过一个菜园,把车子停下,让雨刮器左右拨动,如老奶奶手里的葵扇。放下侧窗。想必是中国来的老农妇的杰作,满垄是菜。雨是篦,把笔直的香茅和微弯的韭菜理得娇滴滴。雨是梳,将篱笆上的雪豆和豆角理得得意洋洋。纵目望去,夜与白天交接的间隙,所有植物的色彩、光影与姿态,无不极尽绰约之能事。王国维尝论“隔”与“不隔”,此刻无暇体悟,只陶醉于感觉。

没有进入“蕴藉”太久了。雨丝飘进车内,把沾在唇上的几滴品品,如薄荷口香糖。被细雨密密缝起来的柏油马路,变为黑缎。街灯迷离,极目处变为一滴蜡烛的泪。我的眼睛一热,闭上睁开,是泪?是雨?不管了,反正心里的酸楚带着蜂蜜的味道。几乎已忘却人生居然有这样一种情调。活了这么多岁数,岂能无愁?然而,人们从中年起,蕴藉的愁绪从广漠、飘忽变得实在,痒变为痛,却无关风月。比如失业,比如疾病,比如女儿在远地上大一,打电话又不接。这一类愁和细雨催生的愁没得比,更不必说孟子所称的“终身之忧”,因为欠缺诗意。原来,蕴藉的愁绪只属于青春的某一段。比如初恋行将开始,你暗暗恋慕一个姑娘,却羞怯无比,连招呼也不敢打。今天侥幸得到重温的机会,怎能不感谢雨丝呢!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3年2月25日19:03,画面正中间的红色建筑是上海外滩的著名地标——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背后不远处是外滩地标建筑——和平饭店(原华懋饭店)和中国银行大厦。这张照片的拍摄机位是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楼

夜色下的“定海神针”

申然

天黑,因为在我心目中,亮灯的外滩才是最好看的。这张照片的拍摄参数是98mm,ISO 100,F11,3.2s。

巍峨的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由我的母校同济大学设计的,而它所在的黄浦公园更是有着150余年的历史,上海人民对革命烈士的崇敬之情以及上海近代百余历史的缩影都汇聚在这片“方寸之地”中。纪念碑呈巨大的A字形,底座为圆形广场,高60米,线条简洁、明快,造型稳定、挺拔,直指青天。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纪念碑的造型是由三个枪状的塔体组成,象征着鸦片战争、五四运动、解放战争以来为国捐躯的先贤们。因此这里也被上海的摄影爱好者称为“三枪”。

夜色璀璨中,屹立在黄浦公园内的三根红色“定海神针”格外宏伟壮观,人民英雄的前仆后继和历史的沧桑巨变,让人不由得产生崇高的敬意。

摄影

七夕会

这个人来到这座城市,绕着这栋高楼转了一圈又一圈。他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一会仰头望向楼顶,一会低头注视墙脚。似在寻找什么,又不像要寻找什么。保安走过来,面对这个可疑的人,问:你要找谁?他说没有找谁,只是来看看这栋楼。又说,它是我40年前建的。年轻的保安,惊奇地望着这位年及七旬的老人,老人脸上纵横交错的老渠里盛满了欣慰。一种掩盖不住的得意。一种似有似无的得意。年轻人不知道,这位老人几十年建过多少高楼,走过多少城市。只有这位退休的高级建造师,自己才明白心中装着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信念的重要,才能享受从不偷工减料、从不以次充好的信条带来的欢欣。这栋楼,只不过是又一个验证;只不过是它漫漫长途中的一座里程碑。年轻的保安惊喜地认识到,这栋楼竟是质量的标志。

看着眼前的老人,觉得——他也是一个标志。

这栋楼,这个人

蔡旭

这个人来到这座城市,绕着这栋高楼转了一圈又一圈。他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一会仰头望向楼顶,一会低头注视墙脚。似在寻找什么,又不像要寻找什么。保安走过来,面对这个可疑的人,问:你要找谁?他说没有找谁,只是来看看这栋楼。又说,它是我40年前建的。年轻的保安,惊奇地望着这位年及七旬的老人,老人脸上纵横交错的老渠里盛满了欣慰。一种掩盖不住的得意。一种似有似无的得意。年轻人不知道,这位老人几十年建过多少高楼,走过多少城市。只有这位退休的高级建造师,自己才明白心中装着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信念的重要,才能享受从不偷工减料、从不以次充好的信条带来的欢欣。这栋楼,只不过是又一个验证;只不过是它漫漫长途中的一座里程碑。年轻的保安惊喜地认识到,这栋楼竟是质量的标志。

看着眼前的老人,觉得——他也是一个标志。

